

淪為無家可歸之後不久，
我只要一睡不着，就會在街頭漫遊。
夜深時分，人跡稀少，有一種奇特的解放感。
淪為無家可歸之後不久，
我加入了一支足球隊，隊友形形色色，
大部分曾經是露宿者，許多現在仍是。
大部分隊友都希望改變自己的人生，但我們從來沒想過，
改變之路竟然會帶我們到那麼遠的地方。

阿龍，曙光足球隊 2006



足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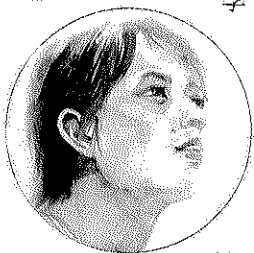
對許多人都意義重大。對於週末才
下場比拚的足球愛好者而言，它是
解除整個星期工作壓力的良方。對於職業足球員
來說，它可能是一份財源滾滾的事業。然而有一
羣特別的人，在他們無比艱難的生活中，足球是
宣洩情緒的管道，這也正是成立無家可歸者足球隊的
宗旨之一。世界各地均有由無家可歸的露宿者組
成的球隊，各國代表隊參加每年在不同城市舉辦
的「無家可歸者世界盃」(Homeless World Cup)。

一顆球也能夠改變世界，這是無家可歸者世界盃
的基本理念。它要讓這些獨特的足球隊齊聚一
堂，為他們提供難能可貴的機會，代表自己的國
家或地區出賽，改變自己的生命。

香港的曙光足球隊就是這樣一支隊伍，二
〇〇六年他們遠征南非開普敦，參加無家
可歸者世界盃。兩位電影工作者梁思聰與李
成琳伴隨着他們，將這一整年的旅程
拍攝成紀錄片《曙光球隊》。

阿龍，接近三十歲

「我的母親是台灣人，和我父親離



婚後回到故鄉。後來我決定到台灣讀書，和她同
住。我念了三年設計，不幸地母親突然過世，我
再也無心求學，休學回到香港。我以做跟車工人
維生，有時候要幫公司收錢。那時我剛當上爸
爸，手頭很緊，有次偷了公司的錢，我被警察逮
捕，判了入獄，坐了一段時間的牢。

「如今我的老婆和兒子都在中國大陸，有時
候我會打電話給他們，或者上網和他們聊天。剛
開始兒子認不得我，他媽媽會拿一張照片給他
看，告訴他：『這是你爸爸。』」

乍看之下，很難想像阿龍是街頭遊民。他原
本出身中產階級家庭，讀過大專，只是半途而
廢。在他瘦削身材與電影明星般容貌之下，深藏
着一個非常孤僻的心靈世界。

出獄之後，阿龍無處可去，流落深水
埗街頭，那是香港其中一個最貧窮的社
區。阿龍最喜歡露宿的地方是楓樹街
的足球場，也在那裏認識了吳衛東，
他在「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當社工，
這是一個非營利機構，簡稱「社協」。

吳衛東年紀四十出頭，香港中文大

學畢業之後就進入社協工作。受到無家者世界盃運動的啟發，吳衛東從二〇〇五年開始組織曙光足球隊，球隊的練習他幾乎從不缺席，經常輔導隊員，下班後的私人時間常與他們在一起，為的是幫助隊員重回生活正軌。

初八，五十多歲

「我是被女兒趕出家門的。當時她說：『你離開，我就幫你還債，否則我一毛錢都不會拿出來。』十賭九輸，但我沒辦法控制，最後連理智都輸掉了。賭博惡習毀了我的家庭。我的老婆也說：『你先離開一陣子，如果你肯重新做人，我或許會讓你回來。』我的人生已經沒有什麼指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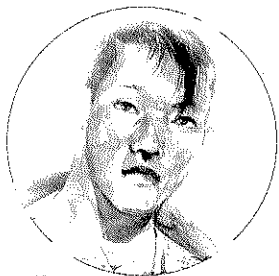
初八是個大塊頭，作風粗獷但笑口常開，大肚皮像果凍一樣抖個不停。好賭成性的他加入球隊時，欠債超過十萬港幣。初八曾擁有一家遊覽車公司，但是他嗜賭至傾家蕩產，事業付諸東流。

阿雄，二十來歲

「我之所以變成街頭流浪者，是因為丟掉工作，而且和家人相處得不好，沒得選擇，只能露宿街頭。這種生活才過了一個星期，我就感覺無比孤單。」

「我父親再婚，娶了一個大陸女人，她對我們很壞。我在學校的成績不太好，年紀輕輕就已搬到外面住，開始工作。離家之後，我交了一些壞朋友，就是你們說的三合會。有一回打架把別人打傷，他在醫院裏躺了兩個星期，我則因此被判囚兩年。」

「過去幾年，我一直很努力在找工作。無論工資多低，我都願意做。」



阿雄一直在和自己的心魔掙扎，他剛加入球隊時與其他隊員的相處出現問題，沒多久便與一位隊友爆發衝突，因此被禁賽幾個星期。不過他能夠努力保有一份工



作，並且盡力控制脾氣。最後成功回到球隊，並一路跟着隊友遠征南非。

吳衛東，社工

「我們將挑出八位球員前往南非，參加無家者世界盃。選擇標準除了球技外，還要看他們的態度，看他們是否能夠面對自己的問題，是否願意改變自己的人生。一旦你踏上這趟旅程，你的思考方式、你的生命歷程都會發生變化。我當然希望球隊能踢出好成績，然而最重要的不是在球場上贏幾場比賽，而是在人生中達成目標。」

想加入成為球員，必須面對社工組成的評審團一連串的尖銳問題。

你覺得你對你的孩子有責任嗎？

是的。



無家者世界盃簡介

無家者世界盃是一年一度的國際足球盛會，參賽球隊都是由無家可歸的社會邊緣人士組成。他們把握終生難得的機會，代表自己的國家或地區出征，改變自己的人生。

2003年第一屆無家者世界盃在奧地利的格拉茲(Graz)登場，18支隊伍以球會友。2008年舉辦第一屆「無家者女子世界盃」，地點在澳洲墨爾本。今年比賽移師巴西的里約熱內盧，9月盛大舉行，將有64支球隊參賽。

支持，都是促使他繼續奮鬥的力量。

二〇〇六年八月

想參加無家者世界盃的球員，必須參加甄選。評審團由社工組成，他們會對球員提出尖銳和難於應付的問題。

問題：「在比賽中，如果有人踢到你身體或者一直騷擾你，你會怎麼做？」

阿龍：「我不會先動手，但有可能會吼對方幾句，然後離開球場。」

問題：「你為什麼想回學校念書？」

阿龍：「我不希望一輩子當個送貨員，那樣實在沒有什麼發展。」

問題：「你希望改變自己的人生嗎？」

初八：「我真的不想再賭博了，甚至不想再聽到這兩個字。我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的承諾，對於這一點我很認真。」

阿龍、阿雄與初八都入選球隊。教練周昌華對全體隊員訓話：

「雖然各位已經被選上，但是如果我覺得你

二〇〇六年六月
吳衛東待人處事很有一套，他腳踏實地，和藹可親。儘管如此，吳衛東和這些露宿者相處還得煞費苦心。他們缺乏來自家人或朋友的支持，人際溝通與社交都問題重重。他們不容易找到工作，就算有工作也很難長久；要有一個固定的棲身之所更是難上加難。

其實組織足球隊並不是吳衛東的職責，有關球隊的事情都是利用公餘時間處理的，包括與教練商討球隊事務、輔導球員等，一天奔波十六個小時是家常便飯。吳衛東總是在協助隊員解決問題。對工作的熱情、絕佳的幽默感和妻子全心的不夠認真，還是會把你踢出球隊。到國外比賽的時候，只要有人抽煙、罵粗口、打架鬧事……只要有任何一名隊員犯錯，整個香港代表隊都會蒙羞。」

接 下來的幾個星期是艱難的考驗，隊員除了練球，還必須保着工作，而且他們的工作都非常耗費體力。

阿龍四處奔波送貨。阿雄是搬運工，再重也得扛。初八開遊覽車，一天能開多久就開多久。三個人每天下班之後就來練球，教練操兵非常嚴格，要求他們保持最佳體態，除了學習盤球等足球技巧，還要做蹲跳、短跑、掌上壓之類的動作。

留在曙光足球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隊員不但要參加訓練，而且不准碰毒品、講粗口、抽煙或喝酒。要球員比賽中不講粗口，實在相當困難，尤其是戰況激烈的時候！要做得到必須很有紀律。然而這正是整個計畫的基本宗旨：讓隊員學會必要的社交技能，重新與他人連繫，融合社會。



教練操兵非常嚴格，球員必須做蹲跳、短跑、掌上壓之類的訓練。



身為隊長，阿龍以最燦爛的笑容肩負着重責，揮舞香港特區區旗。

團隊精神可能是最困難的部分，開始的時候隊員很缺乏這方面的社交技巧。阿龍的脾氣常常一發不可收拾，怒沖沖地離開球場。不過一段時間之後，阿龍、阿龍與初八逐漸學會攜手合作，通過各種考驗。

球隊每次練習大約三個到三個半小時，課程相當緊湊。初八擔任守門員，但是他體能比較差，因此需要個別訓練。新的訓練計畫讓他難以負荷，每次練習過後都是筋疲力竭、渾身疼痛，經常覺得自己就快心臟病發作，好不辛苦。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隊員的努力與付出終於有了回報。阿龍、阿龍、初八和曙光隊其他球員啟程前往南非，他們大多數是第一次出國。千里迢迢來到開普敦已經非同小可，能夠揮舞特區區旗代表香港，更是一個關鍵性時刻，對他們深具影響。對阿龍來說，開普敦之旅是人生的轉捩點，他擔任隊長，責任重大讓他分外自豪，還經常流露燦爛的笑容。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表四十八個國家與地區的四百九十六位球員，走在開普敦的街道上，展開無家者世界盃大遊行。他們揮舞着各自的國旗和區旗，營造出一股難以想像的氣氛。更特別的是，開普敦的市民也共襄盛舉，來到街頭，表達全力支持。

為期七天的無家者世界盃，總共舉行了三百多場比賽，入球超過一千八百，平均每場超過六個入球。最後俄羅斯代表隊拿下冠軍，香港代表隊得到第四十四名，不過名次並不是重點。

一趟南非之旅，改變了這些無家者的人生。許多人因此自信心大增，阿龍尤其明顯。他們知

無家者世界盃對球員的影響

根據學者在比賽落幕之後半年進行的調查，各個地方的參賽球員大多出現顯著的正面變化。以2006年的比賽為例，接受調查的球員表示：

- 92% 對生活產生新的動力 (342 位球員)
- 72% 繼續經常踢足球 (268 位球員)
- 89% 社會關係進步 (331 位球員)
- 73% 生活狀況好轉 (272 位球員)
- 35% 得到固定工作 (130 位球員)
- 44% 居住情況改善 (164 位球員)
- 39% 返回學校接受教育 (145 位球員)

道世界有無限的可能，學習到如何團隊合作，參賽的成就更為他們帶來自我價值與榮耀感。

一分子。

二〇〇六年十月一日

地點：開普敦國際機場出境大廳

「我認為我們成功了。儘管一路走來相當辛苦，大家的狀況都不是很好，我們也輸掉許多場比賽，然而大家沒有放棄，每個人都全力以赴，我非常感謝。希望各位永遠記得，我們在這趟旅程中是如此親近，留下美好回憶。」

吳衛東（向着隊員說）

阿雄哭了，其他隊員也流下眼淚。此時此刻他們只覺得，從來沒有和任何人這麼親近過。球隊有如一個大家庭，從隊員對足球的熱愛中誕生。他們原本都孤僻成性，有人曾是一癮君子，有人受過牢獄之苦，可是現在卻能夠連結在一起。

一顆球也能夠改變世界。阿龍、阿雄與初八，三個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在二〇〇六年，一顆球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他們都是曙光足球隊的

二〇〇七年一月

「從南非回香港之後，我決定回學校念書，重新開始學設計，現在已經搬出露宿者收容所。去南非之前，我的人生一團糟，不知道該做什麼，腦袋一片空白。如今我有一個目標，也許得到一紙文憑並不能改變什麼，也許我還是只能當送貨員，然而就算生活沒有任何改變，至少我會覺得自己在浪費生命，至少我努力嘗試過。」

「母親過世之前曾說，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我想她到現在還是無法放心。不過我會繼續努力，把握每一個讓自己進步的機會，就算到最後無法成功，我想母親還是能夠從此安息。」

阿龍

二〇〇六年的無家者世界盃，曙光足球隊在十三場比賽中贏了三場。後來香港社協繼續招募和訓練球員，參加往後的比賽。今年的無家者世界盃將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曙光足球隊將再度遠征。



們從來不會偷偷拍攝，鏡頭中的人物永遠知道攝影機正在轉動，隨時可以要我們停止拍攝。

後來隊員變得比較放得開，初八、阿雄還有後來的阿龍，每當他們有重要的活動，都會打電話告訴我們，讓我們跟着拍攝。他們向我們打開自己的世界，一旦對我們產生信賴感，他們就變得非常坦誠大方。

影片完成之後，我們仍然和曙光足球隊保持聯絡，最近並在香港與他們碰面。初八繼續當遊覽車司機；阿龍回學校念書，拿到平面設計文憑；阿雄當清潔工。至於球隊的靈魂人物吳衛東，他總是樂觀看待那些墮入社會裂縫的人們，全心全意幫助他們，這種精神實在令人讚歎。

相關資訊請見 www.soco.org.hk 或 www.homelessworldcup.org。

《曙光球隊》紀錄片預告請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su9_snmGTg。

PHOTOS LYNN LEE

結語

李成琳 撰

為無家可歸的社會邊緣人舉辦世界盃足球賽？這個想法乍看之下有點怪異，誰會支持資助這種比賽？然而和香港曙光隊相處一年之後，我們的想法有了改變。隊員打開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一個從未見過的世界。

剛來到曙光足球隊的時候，我們滿腦子都是對於露宿者的固有印象與成見，但是很快就知道自己大錯特錯。曙光足球隊的成員出身背景各自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點：迫切需要生命中的第二次機會。

足球將這些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他們每星期練球兩次，場地在香港最貧窮的地區。訓練非常嚴格，球隊規則更是一絲不苟。隊員抱怨連連、大發牢騷，有些人半途而廢，但是能夠堅持到最後的人，都見證到自己的生活變得更美好。他們學習服從紀律、學習團隊合作。他們慢慢找到目標，對自立自強也越來越有信心。能夠親眼看到他們的轉變，真是我們的榮幸。

製作這部紀錄片的前6個月，我們除了拍攝，也和隊員互動，累積了100多個小時的影片，但是後來決定棄置不用。這6個月讓我們與隊員建立感情和默契，也讓他們能夠坦然面對鏡頭。我